

水心集

冊七

卷之三

三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二

墓誌銘

厲領衛墓誌銘

君初名仲詳後名仲方字約甫有厲文才者婺州東陽人也仕唐爲都督刺史文才四世孫玄爲殿中侍御史其居號御史里乘驄鄉玄之後至君曾祖凝祖邦用皆不仕而父邦俊以君仕贈武義郎君中紹熙元年武舉任侍衛步軍司計議官武學諭閣門舍人副賀生辰者使於虜出知安豐軍復還閣門出知和州王師北討賴其能就權廬州俄召授左領衛中郎將虜內侵朝廷憂在江北令君建康防守虜遁歸復還領衛用御史疏罷主仙都觀又用中司疏降秩徙邵州嘉定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年五十四卒於邵州九年二孤倬俛始以柩返十二月庚申葬於仁壽鄉鮑莊紙白山始君與余讀書諸生旬沐歲省皆散去君獨閉一室未嘗窺戶並試兩學示若文有餘者博士蔡鑄見而駭曰吾周旋武學歲月多矣未省有如此文字余笑曰此非子所知也已而及第第一人然

自後屢舉進士遂不中其入閣門試而後命蓋天子所以異待武人比於館職被命者以爲榮而領衛尤親近君顧不好特俛仰繫縻其間不欲絕也嘉泰中邊事將動諜妄言虜衰有證宜卽取君在安豐嘗奏淮北饑民扣關求救接初無意也柄臣遽從夜半下其議議者因共指君爲開隙生事語聞四方雖其故友朋及爲士者亦交尤之虜旣卒叛盟而君竟坐貶死嗚呼可哀也已夫縉紳守和親介冑言征伐繇漢已然矣其不能相合而相非至於喧忿詆悖而相加以惡亦其常情無足怪也故季布廷諍欲斬樊將軍而臧宮馬武之請至煩人主諄悉詔諭而後止豈非往事之明戒也哉君爲武人蓋失路誤入爾人猶以故步期君其所以責之者抑所以厚之歟然使君致其壹於進士何患不如武舉所得褻衣大帶掌幄中之論無冒十死九生之危夷俟而訾其缺則人之所以責我者而我反以責人矣不亦又可哀也君勸安豐種桑數十萬株墾田數千頃置歷陽軍實甚衆後人用君所造九牛弩射殺虜驍將於城下又用戰車敗之清水鎮素不識田琳而知其材以告余余爲言於朝使代李爽戍合肥虜

不敢犯來建康也虜屯定山十餘萬君募石斌賢夏侯成再破走之虜留六合
余趣君解圍料其當自退不亟出兵虜卒去其謀効審的多如此然世人責君
方深故未暇明其功雖余亦不敢言也斯又重可哀也夫君娶張氏先卒再娶
同甫陳氏子四人曰倫曰倬皆太學生倫早夭曰俟江西轉運司進士曰合女
嫁吳瑾承信郎呂珣孫男一人曰簡君母吳夫人惟一子自君之貶常悲思哭
泣比死哭不絕聲喪還哭之慟以歿噫子祿養而不及終母壽盡而逢其凶若
夫人與君其又皆可哀也銘曰

嗚呼厲君迪知忱恂百家縱橫六籍輪囷亦旣豹變剛柔蔚文曷履虎尾喪其
匹羣人喜攻瑕天獨與純回祥復亨展也子孫嘉定九年十一月□日

趙孺人墓銘

嘉定九年十二月壬寅趙汝鐸葬其妻樓氏於樂清縣永康鄉崇福山樓氏在
四明累世貴重孺人父鏐知鄂州從父鑰參知政事皆以文學名當時女兄弟
百人相視以能相聽以巧功容範節自然應會孺人尤謙敬謹約始歸趙君少

年爲材吏頭角暴起已而久不合退居山窮水絕處慕王霸梁鴻夫婦庚麥秀
五噫之歌將遁身遠跡以自娛佚而孺人特喜浮屠道常危坐蔬食食纔半掬
滋味甘酸未嘗經口若無饑飽之意家人以爲難且懼其瘠然莫能回也是年
八九月有上氣疾醫每煮藥輒靜定寂默藥不果進以是病革索浴洗換新衣
提青背子白其姑曰奴死罪不應着此下見先舅然去路別人間浮侈之飾無
爲也已丑巳卒二女素孝愛拍肩齧臂振牀哭踊無數久之忽開目曰汝不曉
事妨我復起愈危坐誦佛名聲聲相連氣浸劣命所善更迭誦念不已庚寅向
曛黑大呼曰彌陀接引可去矣遂絕彌陀者釋氏所言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者
也嗟夫生固無所來而死亦焉有往哉然自怪奇誕謾之說行於中國聰明豪
傑之士畔而從之以彼分別影事之心醉夢沉酣於其間至於生死之際變壞
逼迫其不顛沛失據而能全其守者千百而不一見也而孺人顧能之何哉豈
古人所謂恆德之貞婦人之吉者特其學之異而然歟傳曰人死斯惡之矣無
能也斯倍之矣君悲傷旣甚而孺人之死又能卓偉如此故爲記於墓上銘曰

天地氤氲孰錢而生其死則已孰導而迎執妄爲神異說孔殷安爾真歸勿墮
勿淪嘉定九年十二月□日

故知廣州敷文閣待制薛公墓誌銘

公名弼字直老薛氏自晉徙閩者左補闕令之在唐有高人之目補闕孫懷仁
爲温州人懷仁九世至公曾祖元禮而父強立始及第終江寧府推官公政和
二年進士任懷州刑曹教授杭州召對語不合教授滄州年饑賑以學廩守拒
之公曰民餓死士何忍獨飽糴不償某當坐已而補舊有贏糧焉辟浦江令時
所至告事魔者牢戶填溢縣亦誣逮數百人公一筆放遣燕山免夫錢旣集而
郡仍別科公執不下民自載輸官曰寧費錢毋失令也知桐廬縣清江丞監左
藏東庫中官王道使奴挾旁視絹美惡多取之公白長貳下奴獄驚曰何敢然
亟移病請致仕長貳度不可詭奏宗室不奉法縱奴橫帑藏陰祈道流其僕且
以旨押公就職乃已女真犯京師李綱定議守禦衆不悅公意與綱同除太僕
丞參其軍城圍解遷光祿丞公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幾而敗綱救太原又言

虜必再至宜先事河北且綱不當去宋伯友提舉河防以點檢見在糧草從伯友爲計畫甚衆皆不用乞罷歸提舉三門白波輦運又上書擇代伯友者旣而分委安扶等李回復守河公歎曰今敗矣遂主管明道宮六年高宗帆海入青奧門幸水陸寺公見呂頤浩言島岸蕭條無以安上躬不如蹕郡廨增舟取財皆有定所民不加斂扈從休息提舉淮東鹽湖南運判王瓚捕揚么久無功更命岳飛么據洞庭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公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鬪也幸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逐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以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進直祕閣是冬震電大雪冰厚尺餘席益煑粥於市益去尤甚白晝剽劫羣行而飛責月椿錢鄂鼎運分撥米甚峻公具奏天災民窮詞甚哀切上惻然動爲捐二十萬出廣西常平貸之潭永間始復生理王彥自荆移襄遷延不卽赴彥所將八字軍中原勁卒也朝廷疑有變以公直徽猷閣代之問策安出所從兵多少公曰若志在除彥某書

生也非所及代之則湖南送吏足矣彥殊不意公至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公
曲折譬曉又大悟卽日上道卒賴以全除岳飛參謀飛母死遁於廬山張宗元
攝飛事飛將張憲因辭疾下多効之洵洵生異語公強邀憲行軍謂諸將曰太
尉力乞張公而詔使隨至岳家軍馬素齊整無故忽誼鬧是汝輩累太尉也諸
將以告憲憲佯悟曰相公心腹惟參謀知耶飛尋起復時去酈瓊纔一月人謂
非公此軍亦亂矣入爲戶部郎再知荆南桃源伍俊旣招復謀叛提刑万俟卨
不能制公許用爲靖州喜曰我得據一州過桃源遠矣卽出謝伏發擒庭中收
其藏粟食十餘年新疆還進祕閣修撰陝西都轉運使以左司郎召知虔州主
管雲臺觀復知虔州修撰集英殿知福州廣州待制敷文閣紹興二十年九月
二十日卒於廣州年六十三二十二年十二月甲申葬永嘉縣太平山自宣和
失馭天下安土樂業之民皆化爲盜賊更起滅千萬計劍槊不能勝旗榜不能
綏垂二十年狙啖勢窮乃稍弭戢而虔南雄南安三州楚百粵首尾地尙憑負
巢窟熾張如故公前後討蕩俞三古五官朱關索吳錦等賊相謂剝皮殿撰而

閩入郡管天下伍黑龍卓和尙何白旗邱崇廖七嫂滿山紅之屬數十萬公教
奇兵立左翼軍拔石城人陳敏爲統制積四年平豪賊百七十部初閩人依險
立砦以守久則自爲賊公令有砦者勿葺寇盡砦亦空民返家室道路夷行故
紹興雖忍垢買和終納外侮而內地馴服綱紀粗伸繇能用公而閩楚之功集
也汀州李谷反信宿三萬人公急會師斷首尾夾擊浹辰谷敗僚吏不知也海
寇陳小三載艘六十距境上給鄭廣兵三百與期三日求濟師不許二日大風
賊不能進退盡虜以獻請曰始以一擊十不自意全公料三日何也公曰第從
吾令無問所以然蓋機速神敏多此類而其家所傳則有甚異者余不得盡記
也方艱難時士無賢不肖皆踰視苟息惟宗澤未及成忿鬱死趙立翟興不幸
喪敗以功名著者陳規胡世將鄭剛中而已公常勝無誤不以意氣加物裁割
應手小大各成殆踰於數公然初佐李綱與時論忤中從趙張事薄晚而秦檜
擅國深檜事天下不樂聞雖如公者未有以別異而獨鄉人夸誦之爾可數也
然檜嘗欲引公爲戶部侍郎公恥以言利進不答頗怒故止於外藩將死乃得

待制則公之爲檜用自其資所喜而非利之也公旣爲岳飛參謀飛與其徒妄臣反冤氣貫日月獨公幸免其子弟或以咎公嗚呼巨浸大疫殺人成邱死者之家不怨免者知不以己之所遭同於人也檜果於殺飛而不忍害公天誘之也岳氏何尤焉夫人胡氏劉氏子叔淵福州教授叔宣嚴州錄參恂愉壻吳龜年檢正諸房公事季升參議官孫洪朝奉郎浩朝請大夫澤潮州司理潤上高主簿曾孫師度池州司戶師旦建康權貨務師昉象州錄參師善師石師睿師山師道師昂將仕郎師昂師正於是後公六十七年前輩無在者雖鄉人所夸誦亦漸衰息浩未歿屢請余誌其墓不果而余又老且死旦與石皆曰若是曾王父之烈殆其無傳乃敘而銘銘曰

薛絲廉村派於永嘉逮公十二始振厥華公學詩書公本仁義天機流行且勇且智宴安之從士如束蒿礪其頸吭嬰以斧刀惟公變化舒慘莫測鬼蜮陳前雷電掃跡閩攘楚劫億萬雄羣惡首旣鉏還我良民北北南南再奠枕席助成中興時公是力天下大矣非材孰理建紹之間數人而已彼或不及磊落而傳

此實過之寂寥僅存佞碣諛碑何必遽載論久益明銖兩奚貸伊柏有孫伊松
有子爰刻墓門以示無止嘉定九年十二月□日

故朝奉大夫知峽州宋公墓誌銘

曾祖表微知解州祖炤知豐縣父坦贈通奉大夫公名紹恭字彥安歷監南嶽
廟明州比較務心喪免崇安主簿麗水縣丞知永嘉縣兩浙運司幹官心喪免
通判江州知峽州嘉定九年十月初九日卒十年三月初九日合其配蔣氏葬
會稽縣五雲西鄉秦望金山於是宜人先十年矣子曰駒登進士第淮西總領
所幹官曰騷早夭曰隸徽州司戶女嫁古靈陳杓知蘄水縣唐榑涑水司馬楊
皆已卒孫曰永孫德孫右孫孫壻曰山陰任獻可公之來永嘉不以余賤陋損
邑大夫重坐語常移日意所縱奪微辭抑揚余默受教論承平至渡江公卿行
事本末其人賢不肖無一差忒爲之悚聽躍立激慕摧省多矣而公治縣約期
會緩征役早計預定陰化潛弭視新進後生乍出智慮聚沙畫墁欲以立名字
造威福者力相百功相十也吏民皆稱公聰明允恕易事而難悅謂後此更十

五令無能繼者而其前亦鮮及也公既中原故家見聞所趨與南士異外侃樂而中伉簡於其鉅儒名人雖無不敬愛然猶不自滿至暴興者無所屈改素貴者無所假易然終不示以同異之迹故世雖不能知公而亦不能測也其爲峽州卽自乞不行六主冲佑觀年八十五僮老不生於色慢游不設於身未卒前八日親燎燔奉祭命駒謁冢下皆如常禮疾作子孫奔走醫工交錯公笑曰吾命有所懸矣戒其幹力曰晴久省倉燥官輸速了乎初宋氏趙州平棘縣人而公奉議郎茲丕之子也五世祖宣獻公佐仁宗賜其居京師春明坊四世祖常山公遂爲開封人靖康之難宋氏奔迸或在蜀或在越事定解州家竟不知存亡祕閣修撰名輝公之從叔父也請於奉議以公後通奉而以修撰遇郊之恩任之然後解州始得祀於南方余觀五胡亂中國三百年士大夫氏族猶相通不以南北彼此限斷蓋南之號令征伐尙時至於北方故也宣獻賜第在守文極盛之時常山徙宅當稽古更法之際世臣巨室入衛都邑尊隆本朝豈非重內臨外之義當然哉甫一再傳天下橫流至於父子兄弟不能相保飄轉數千

里外死生莫辨疑信不分特以魂氣之所之歆舊祀爾顧平棘今在何許蜀越有無一宗哀哉駒博習古今與余講夷夏盛衰詳矣孔子許管仲如其仁然則非繇賜所能知歟銘曰

繼絕於罔象之餘立家於播流之後前軌尙存舊聞可守憤發新功益振今有嘉定十年二月□日

故運副龍圖侍郎孟公墓誌銘

良甫名猷姓孟氏元祐皇后姪曾孫信安郡王孫世家具國史以承奉郎監秀州糴納倉歷臨安府樓店務嚴州稅麗水縣丞浙東常平幹官除籍田令通判婺州知南安軍信州召爲都官郎中改左曹尙右出淮東運判入爲軍器監左司郎中直寶謨閣兩浙運判副使太府卿兼刑部侍郎主管冲祐觀知婺州直龍圖閣江東運副復主冲佑觀於是階累朝議大夫初余入吳而良甫兄弟最先至氣斂然滋恭語退然益卑齒寒士中不見異余謂世多賢公子習使人親近己固然爾徐而切偲反復卽耳目之近以驗事物之遠瞻瞬領徹貫穿縱橫

雖寒士之深於造詣者不能至後數年行加修名加聞天下言王公家無不高
良甫之義絲此更踐內外出夷入險擇而守中勞而有成幹方舉德而莫有助
之者也良甫之學以觀省密察爲主外所涉歷皆切於心身所覺知皆反於性
凡情僞錯陳橫逆忽來幾若無所撓拂而筋骸之束肌膚之會常得絲於順正
其專悟獨了動用不窮蓋非簡策所載箋訓所及然余欲其博達倫類盡究古
今之變以進於昔之所謂知道者而良甫亦未能也道者天下共絲之塗也使
有人焉以爲我有是物也將探而取之而又曰我能得之矣則其統已離矣老
聃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又曰猶兮若冬涉川豫兮若畏四
鄰嗟夫聃遁世不回者遜而委諸人可也乃執而自有之若是之固歟良甫立
朝無黨與未嘗示人以同異之跡士大夫敬愛而不敢狎也方籍田時以僞學
斥士且盡獨不及良甫然遂自乞外補後稍復收引而良甫已先入爲郎及兵
議起卽被使出淮東至兵罷而懼其禍者衆獨良甫爲無所預將用之矣然亦
竟不欲爲容而去蓋其出處之際可攷者如此其治民考功因舊循常無所改

作必有更革尤務靖重所至皆安其政令然良甫所長當危疑未定之時曉暢彼此之情以濟國事會通翕合之日協同賢材之類以新治功故不以一能一職爲稱雖其可稱而亦不足爲良甫道之也良甫平居嚴己恕物不立岸限後進晚學幽人野士有善意者日滿其門喜爲詩無風形月狀浮劣之語間出一二縱然金石有警於世卒年六十一嘉定九年十二月七日也十年五月二日葬於吳縣白羊山夫人呂氏子繼華舒州觀察推官繼顯丹陽尉其天也先良甫四月或謂良甫之疾由哭繼顯而然然則學道之力無用於哀樂之間歟死生命也不以子審矣果以子也東門吳之放曾不如子夏之褊也是良甫之道非離人羣而自逸也銘曰

勿謂道存迅疾不留非智能知非力能修惟余良甫少成於天古有今無人十已千操其一機以應萬有竭海糜山如屈伸肘余未及死子胡遽亡視此銘者淑人之傷嘉定十年四月□日

王太孺人唐氏墓誌銘

臨海王棐之母曰唐氏寧海農女初校書郎王夷仲廉士貧甚其室買夫人年已晚猶身治纈滌舅族憐之爲致唐氏纔十二歲蠶箴細縷釜甑盤筵不唯諾而集繇是無以辱事累夫人者後十六年棐生生時難買夫人親爲馱勝胞絡乃得下又三年夷仲買夫人相次卒家益衰兄弟析耕不數斛父母迫以嫁不許曰吾必自斷其髮然後止凡棐幼長師友筆硯覓舉近遠雖費而給未嘗告假人見謂孤苦有立志交重棐旣乃知爲唐氏力也又三十年棐上舍及第佐郡府登朝出守迎太孺人與俱無纖粟改常度每戒棐祿料未易消當謹身報國而已又二十年嘉定七年四月己未歿於衢州郡舍年七十八七月癸酉葬臨海雲溪山又三年棐奉使浙西書來曰棐也懼親之不獲於傳辜負罔極是痛然未知舊比應銘否蓋古今所稱以有容無忌爲賢而美不及子以子貴成親爲榮而義不在母若夫擅寵而虐偏嬖而驕淪覆於家近爲殷鑒皆是也太孺人始也勞而後食爾暨失主單特空手鞠孩孺心教意飭隱然律程日就歲成使夷仲之世再顯殆天啓其節以床王氏歟烏用舊比也銘曰